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賈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

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扣著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
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
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
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
面的日子了好不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
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
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
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
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叫兒再
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

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僧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裡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

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由清貴些寶玉聽在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鵲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鵲道我們這裡纔沏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接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鵲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了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

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鵲在抬塔下站着寶玉出去
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
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
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没有方纔太太
呼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了
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罰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
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
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
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
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

喜的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很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己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默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

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

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

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提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聞是寔在自已能發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避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字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窩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

明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
 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
 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
 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
 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
 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
 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
 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
 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是你的毛病我却盡
 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候有閒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檯檯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餓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冤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要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

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几天身子可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畧硬則些你在家里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著紫鵲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著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著紫鵲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問的襲人道

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麼過
把手伸著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
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發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
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各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
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聽此話有
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
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了那裡倒敢去
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
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
薛姨媽那邊的人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

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
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
靦着眼睛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
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
一瓶兒密餞荔枝來回頭又瞧瞧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
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婆子笑
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
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著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
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
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

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道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顛顛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憐這婆子方纔冒撞但也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樣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囁囁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擎受的起黛玉只枉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著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籠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

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時別處定了婚姻怎能設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何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作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

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八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裏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是續絃，所以著人到這裏来接你。出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連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心上急著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

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還不信呢。偕們走罷。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扣賈母在一處。的是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著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著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著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絃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

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此道裡情願自己做個奴婢
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
黛玉抱著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
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
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
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
去歇歇我到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
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
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
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

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僧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著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著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肉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賄賂我的心說著就拿著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

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著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
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
你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
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
着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
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壓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
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
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水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
與寶玉尙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
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袄脫了，叫紫鵲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吶呼聲兒，却是紫鵲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意縫裡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音，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面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著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濡了，也待

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著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
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著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
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著了聽見黛玉又嗽連
忙起來捧著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笑
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
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
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
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
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啣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
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几乎擗下

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麼
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
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
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
九分似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着涼着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
更比頭裡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
鵲推門進來時尙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
麼哭紫鵲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
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
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

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
依舊有柴燒况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
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
紫鶻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
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鶻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
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鶻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
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
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
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
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

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道可不是
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
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
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
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
這樣大驚小怪的翠縷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
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
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
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
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雀寶二爺沒到你們那

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進寶二爺這兩天上學了老爺
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噤了默然
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
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
少一點這個太踈那個太密大家又議著題詩有人去請黛玉
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間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
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
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盆子痰且探春聽了詫異
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
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見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

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
是已經說到這裡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
我看他總有些猜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
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偕們都過去看看倘若
的利害偕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同老太太傅大夫進來
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
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
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
尙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
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

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鳴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盂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盂拿起來看不得看則已看了時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麼樣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

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
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而一個人嚷起
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而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腮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意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已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轉來

罷探春也呷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著拐棍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

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跑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殼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

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殼了極
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
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
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
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
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鵲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
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
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
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虫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

響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纔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攔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著黛玉肩臂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問道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陣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

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
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鵲從裡間
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
姑娘睡著了嗎紫鵲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
點點頭兒盛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
了個半死兒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
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
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
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
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

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鵲道襲人姐姐
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
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
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
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
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
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
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
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
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

紫鵝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
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畧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釵
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
春因囑咐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
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
了諍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白
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病的林丫頭一來二
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
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
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

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圓園中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飲食不調着了些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就好了這裡玉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著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

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鉤子連袖子輕輕的撻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又摸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脉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卽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道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問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

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踈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瘀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踈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進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糜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

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了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摸了一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
淚回來鶻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
我打筭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
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
低了半日頭說畢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
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
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
非爲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總
不過湊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筭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
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

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僭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

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書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珠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莫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說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

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
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揀着還了
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
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偕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
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
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感的也是只是
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
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
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
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

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家
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
個小廝迎上來問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
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
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裡有什
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
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
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
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
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聽

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環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覓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費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了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了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

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貼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
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舅母
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
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
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
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
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
赦賈政又進去圓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
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
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

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開屋子了
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
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阻道轎車俱已齊備在
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
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
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
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
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
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
入宮探問爺們俱着令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喚

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眾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轎子拍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琥珀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禮都與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顛頭巍巍站起来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

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尙可支持元妃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兒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

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定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駁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檢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睡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

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爲什麼不把我勸化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得著，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

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
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當喊冤
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
吵嚷呀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
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
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
罷這也是沒法見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己
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
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
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

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
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也
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
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爲
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釵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
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僭們操心
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
呢金桂道好姑奶奶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
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

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撥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爭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撥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替是奴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真他脚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曾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

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說
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
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悞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勸
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偕們
既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
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
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
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
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
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

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羅咧說着罷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畧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說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進左脇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規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慳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畧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撥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的動了，樂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

我和秋菱照看著靠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
口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
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閫勤
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
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
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問那邊有人請大
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
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裡好甚
寔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只是
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有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撻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狠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稔不秀的反倒就悞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却有些

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張
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
悞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
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
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看着橫豎比環兒
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寔不
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
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
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具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惱笑
了衆人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

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道裡回頭瞅着邢夫人
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
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
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那
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
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着道明了賈
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
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
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

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是學日後可以混得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

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筭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問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問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麼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收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牒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回

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佈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學人之常也賈政搔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

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幸甚此聖
人所爲自信於十五時歟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
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
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
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
而不愠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
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
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
是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
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苦還說得去第三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
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
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
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
第二句倒難爲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
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
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
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爲能這個
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
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實

同了前人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廝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冰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胆子問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

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
只得拿捏着慢慢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
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爺
來了寶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
等笑語之聲丫環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
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
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
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
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裡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
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

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同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盃安了盃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寶了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從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了頭惱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

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
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
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
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
幾倍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
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
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裡上
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
這話又坐了獸獸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
女孩兒家養了蠅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開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與
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
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器
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
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
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
聒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
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
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
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

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屋裡的貓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子頭山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買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狠結寔了要賭靈性兒也合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就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聽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買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

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

告辭同

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

上一卷心

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話來便
有新進到來最善大碁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
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
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狠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
話不但王六兒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
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
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陪笑道
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

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眾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瞞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道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那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問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

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問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是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

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
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
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
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
不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
因向王夫人道你且來告訴我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
事是作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
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
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
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

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
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
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搗風的來頭賈母
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趕著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問邢
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著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
著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
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
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
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
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

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了邢夫人因又說論起那張家行事也難合偕們作親太畜剋沒的玷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著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著天配的姻嫁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況且姨媽過來賤賤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來親纔是賈母笑了

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暑避那大夫同賈璉麝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同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我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來了坐了一回也都

跟著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
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
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
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
著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水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
戩子按方秤了攪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
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
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
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瞧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
裡聽的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

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錦子賄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錦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者只見了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怕苦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丫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錦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

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
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堆回
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
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我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藏
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嫩
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
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
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著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
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